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使

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召詩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成王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

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

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成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

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

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河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轉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故傳言新即政也。惟二月既望。十五日日月相望因

紀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望於已

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

居周公後往。先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臄越三息薦反又如字。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

午肅於肅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肅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

厥既得

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

五日甲寅位成

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

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銳反

疏

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爲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

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卽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

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肅而月生明於肅三日戊申卽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卽卜宅其已得吉卜則

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

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稱望也治厯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太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卽爲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厯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爲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

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
臚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臚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
書月令云三日粵臚臚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
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
豐歷三月丙午臚又於臚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
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卽
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
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
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
主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
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
注周礼云近郊五十里礼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
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
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
臠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
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
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
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礼內宰職佐后立市然
則后旣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
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

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主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順位成之

明日而朝至於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

越一二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豕

羊一豕一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

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

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其已命殷衆衆殷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復人諸侯公卿並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

拜手稽首陳王所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

宜順周公之事日亡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

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

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

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

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

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

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礼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

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
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
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
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
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
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
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
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
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
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
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
意出於彼也賦賦謂賦功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
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
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
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
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旣已大作諸
侯公卿乃並觀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觀之旣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
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

人是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礼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鳴呼皇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誥告庶殷越自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

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

其柰何弗敬

何其柰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詔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

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柰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眾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

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

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自此服其命言不忝

厥終智

藏瘝在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瘝工頑反

夫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

高鳴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民哀呼天

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

疏

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

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瘰從病類故言瘰病也鄭王皆以瘰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九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

古先民有夏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

有殷

次復觀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

如禹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

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曰天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

天道乎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言至善

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順從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

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
尤迴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
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
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
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
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
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末蒞政而言今沖子
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卽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
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卽下
云古人

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
民今休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天所子其

敢後用顧畏于民 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
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

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 **疏** 嗚呼至民
立美道成也。堯五戚反徐音吟 **疏** 曰召公歎以戒王鳴

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爲大爲天所子愛哉言任
大也若其大能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

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念畏于下民僭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爲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爲政任賢使能有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爲
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若即巖也參差不
齊之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
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
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
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且曰其作大邑其
中。治直吏反下爲治致治皆同。

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毖祀于

上下其自時中又

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

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

王來至今

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
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
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
大邑配上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